



# 青色蒙古

海伦纳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六辑

# 青色蒙古

海伦纳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青色蒙古 / 海伦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12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063-9828-2

I. ①青…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8132 号

## 青色蒙古

---

作 者: 海伦纳

责任编辑: 陈晓帆 田一秀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40 千

印 张: 24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28-2

定 价: 49.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白玉刚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布仁巴雅尔

锡林巴特尔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各自专属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 目 录



卷一 / 001

卷二 / 151

卷三 / 265

卷一





天幕上的星星渐渐隐去，黎明时分的草地上晓雾缓缓飘浮，一片迷茫，仿佛苍天和大地在拥抱、接吻……

蒙克巴图的妻子朵兰在睡梦中恍惚听到了蒙古包外的牧羊犬轻柔的吠声，醒了，伸手一摸身边丈夫的铺位，空的，被窝里还是温热的。她倒没想些什么，穿好衣袍后，挺着怀孕九个月的身子，利索地走出了蒙古包，见丈夫放在蒙古包旁勒勒车上的马鞍和马笼头也不见了。四眼黑狗跑过来，亲昵地闻了闻女主人蒙古袍上的气味，又扭过头，朝北轻轻叫了两声，似乎在告诉她：男主人已经朝那个方向走了。

“这大清早的，他骑马去哪儿了呢？昨天晚上还答应我这两天哪儿也不去的嘛。”朵兰心里嘀咕着，习惯地提起蒙古包门旁的挤奶桶，走进牛圈里，一连挤完两头乳牛的奶，天才蒙蒙发亮。她把鲜奶倒进蒙古包门旁的大木桶里，又捣了一会儿奶后，走到羊圈旁，打开了羊圈的门，挥动着牧羊鞭，赶着羊群，早早就出牧了。牧羊犬跟在羊群后面，“汪汪”叫了两声，把羊群往草场那边赶过去。

晨风，携带着清爽、湿润的气息，轻轻地抚慰着大地。旷野上的百灵鸟吱吱喳喳地唱起了欢快的晨歌，迎来了东方一片曙光。放眼望去，墨绿色的草地渐渐伸向远方的天边，连绵的绿色丘陵微微起伏着，温柔地袒露着自己的美丽，炫耀着自己的辽阔无际。不一会儿，那弥漫在原野上的晨雾在霞光中渐渐散去，草叶上的露珠闪烁着七彩光环。

一簇簇、一片片，浅蓝色的、深紫色的、粉红色的、淡黄色的、乳白色的……各式各样的野花，每一个花瓣都闪着晶莹的露珠任意绽放。牛群、羊群、马群、驼群遍布绿野，悠悠觅食，清澈的西拉木伦河在静静流淌，犹如长生天在苍茫的草原上撒下一条银色的飘带，给大地增添了神话般的色彩。

朵兰自从嫁到科尔沁草原，总是被这夏天的景色迷恋和陶醉。她闻着扑鼻而来的青草的芳香，走到羊群后面，听着羊群吃青草的咀嚼声，感到很亲切。她又抬头望着草甸子上觅食的一群牛，还有十几匹白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她是东土默特旗<sup>①</sup>一位台吉<sup>②</sup>的女儿，三年前，她从几百里外的故乡远嫁到这里。那时，蒙克巴图和他母亲两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除了几匹白马、几头牛、二三十只羊，再也没有什么家产了。按蒙古人的习俗，朵兰出嫁时，娘家作为女儿的陪嫁，送给他们二十多头牛和六七十只羊。这三年风调雨顺，没病没灾，畜群繁殖得很快，如今也算是一户富裕人家了。

“扎，赛努<sup>③</sup>？”

朵兰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转过身，见是阿都沁骑着一匹黄骠马过来，正在向她问候。听丈夫说，阿都沁是蒙克巴图从小一起长大的安答<sup>④</sup>，三年前两人又是一起当兵走的。只是她没有见过几次面。听说他当兵回来后不久又到甘珠尔庙服庙役去了。她也礼貌地回礼道：“扎，赛。”

阿都沁二十四五岁模样，长了一头黄头发和一双黄眼睛，穿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裹着灰色头巾。他下了马，看一眼朵兰淡青色蒙古袍里挺起的肚子、一副步履迟缓的样子，有些不好意思地把目光转过去，说道：“我从庙里昨天晚上才回来的，还没有去看望

① 东土默特旗：俗称蒙古贞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② 台吉：蒙古贵族的称号，古时只有蒙古黄金家族的子孙才享有这称号。清朝时期，对蒙古黄金家族的后代授予台吉爵位，分为一、二、三、四等台吉。

③ 赛努：蒙古语，意为“您好”。

④ 安答：蒙古语，意为“义兄弟”“最亲密的朋友”，一般对天盟誓后才成为安答。

额吉呢<sup>①</sup>。”

朵兰知道阿都沁说的额吉是指蒙克巴图的母亲，便点点头说：“额吉的身体很好的。”接着，她问阿都沁，“你看见蒙克巴图了吗？”

阿都沁摇摇头。他的目光无意中滑过朵兰身上，又连忙转过去了。他见朵兰也不过两次，可在他心目中她是一个长得很美的女人。她的个子不是很高，身体还稍嫌单薄，乌黑的头发盘在脑后，插着一根银簪，光滑的额头和乌亮光泽的头发显得很有风韵；她的肤色白皙而细嫩，属于草原上少见的白净女人；一张眉目清秀的脸，眼皮薄薄的，目光里闪烁着一种让人感到安详的温柔。阿都沁觉得朵兰身上透出一股只有大户人家的女人才有的高贵气质。

“那他去哪儿了呢？”朵兰嘴里嘀咕着。

阿都沁见她满脸忧虑的表情，心想她嫁到这里才三年，还没有适应科尔沁草原上的牧人生活呢，便安慰她道：“也许是寻找丢失的马匹去了吧？不会走远的。”

“那就好。”朵兰放心地点点头。

阿都沁又看一眼朵兰，便翻身上马，走了。他心里很羡慕自己的安答蒙克巴图，娶了这样一个既美丽又疼爱丈夫的媳妇，还是台吉的女儿，高贵的女人啊！

朵兰吆喝着羊群，来到河畔草场上。蓦然间，她腹中的胎儿蠕动了一下，让她感受到一个女人的自豪，脸上荡起了幸福的笑容，感到自己要当妈妈了。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怀孕的日子。三年前，十七岁的朵兰嫁给蒙克巴图的第三天，蒙克巴图便奉科尔沁旗<sup>②</sup>札萨克<sup>③</sup>衙门的指令，应征入伍当兵走了。蒙克巴图这一走就是整整两年，留下了他新婚才三天的妻子。起初，朵兰只是对丈夫无尽的思念，并不感到多少担忧。因为科尔沁蒙古骑兵驻营在京城附近。她在娘家的时候，听她阿爸常说，当今清朝皇帝康熙的祖母皇太后（即孝庄皇后）

① 额吉：蒙古语，母亲。近代科尔沁蒙古语也叫额嫫、嫫嫫。

② 旗：蒙古语称胡硕，清朝时蒙古地区行政区划名称，沿袭至今，现相当于内地的县。

③ 札萨克：蒙古语，法律、治理，也指政体、政府、政权、执政者。

是科尔沁蒙古贵族的女儿，她最信得过自己娘家的科尔沁蒙古骑兵了，这样，科尔沁蒙古骑兵成为唯忠诚于皇太后和少年康熙皇帝的一支铁骑，守卫着京城。可没过几个月，朵兰又听到科尔沁蒙古骑兵奉命远征的消息。这下，朵兰心里慌了，想到丈夫正在出征打仗，总感到提心吊胆，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她所能做的也就是为丈夫默默祈祷了。那两年，她不停地给丈夫缝制春夏秋冬四季穿的蒙古靴，表达着自己的思念，期盼着丈夫早日平安回家，回到她的身边。去年秋天，蒙克巴图回来了。那一夜，久别重逢的夫妻陶醉在爱河里。也就是那一夜，她怀上了丈夫蒙克巴图的种子。

一只雄鹰从丘陵顶上的独棵榆树上扇动着翅膀缓缓起飞，又掠过羊群，飞过朵兰的头顶，朝她身后的牧村方向远远飞去了。

沿着西拉木伦河北岸，原野上散落着二三十座蒙古包，这就是洪戈尔<sup>①</sup>村，一个富有科尔沁草原特色的牧村，在四周绿野的拥抱中，显得格外宁静、安谧。偶尔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和牧羊犬懒洋洋的汪汪声，还有牛犊和羊羔哞哞、咩咩的叫声。

正午时分，天空开始变阴，层层叠叠的云朵迅速聚拢起来，渐渐遮挡了太阳。

牧村东南头的浩特<sup>②</sup>里，一位穿一身深灰色蒙古袍，灰白的头发盘在脑后，插着银簪，五十多岁模样的妇人，站在蒙古包前，解开包门旁的毛绳，若有所思，顺手一抖，将蒙古包天窗的毛毡拉过来，盖住了蒙古包的天窗。妇人抬头仰望天空中翻滚的乌云，嘴里念叨着：“这孩子一大早出牧，怎么还不回来呢？”

这位妇人便是洪戈尔村头人家的女主人，蒙克巴图的母亲曼德日娃夫人。她瞭望四周，还是不见儿媳的身影，西北天空中滚动的黑云越来越浓，不免让她惊骇：“莫不是要下一场暴雨呀！”

曼德日娃急匆匆来到浩特东南边。一个胖乎乎的、二十岁模样的少妇，正在收拾羊圈，夫人快步走过去，隔着柳条栅栏，问道：“娜布

---

① 洪戈尔：蒙古语，爱情。

② 浩特：一户牧人家。

其玛，看见朵兰了吗？”

娜布其玛一边干活，一边回答：“我早晨看见她在河边草场上放羊呢。”

曼德日娃抬头望着翻卷的黑云，心里有些着急了，便对娜布其玛说：“你还是去把朵兰叫回来吧，快要下雨了，可不能让她淋了雨。”

“嘛。”

娜布其玛嘴里应了一声，放下手中的活儿，朝着早晨朵兰出牧的方向快步走去。娜布其玛是头人家世代奴仆的女儿，又是阿都沁的媳妇，对曼德日娃夫人的话，一向百依百顺。

远处天边划过一道闪电，隐约听见轰隆隆的雷声。曼德日娃站在蒙古包前，望着头顶上黑魆魆的乌云，焦急地等待着儿媳朵兰，心里也埋怨起自己的儿子来，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现在连个人影也不见，跑哪儿去了呢？

天空中滴滴答答地开始滴落硕大的雨珠，打在草地上，发出阵阵脆响。

突然，随着咔嚓一声闷雷，下起了瓢泼大雨。

暴雨如注，雨水很快在草地上汇成一条条湍急的小溪，不到喝两碗奶茶的工夫，草地上沟谷里积满了没腰深的积水。

雨幕中，朵兰挺着大肚子，追着一只小羊，不知不觉，追到了西拉木伦河边。

一阵阵电闪雷鸣，一阵阵暴雨滂沱。朵兰冒着暴雨，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向河岸边跑去，试图将这只小羊赶回羊群。

河水陡然暴涨了，河面上黑乎乎的，远处传来隆隆声，如同几百头公牛怒吼，高高的洪峰宛如一座山，从河面上迅速推移过来，转眼间，那只小羊被卷进洪水里不见了……

朵兰吓坏了！她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如此可怕的大雨，她慌忙要离开河岸时，洪水已经漫过河岸，也没过了她的大腿。“这水涨得这么快呀！”她心想。

突然，轰隆隆又一声惊雷在朵兰头顶上炸响开来，吓得她魂飞魄散，一脚滑向河边……

汹涌的洪水像山峰一样从河面上压过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一股狂浪瞬间把她抛向半空，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就已经把她卷到滔滔巨浪之中，她本能地挣扎了两下，转眼间消失在混浊的激流当中……

天空中一道闪电划过，紧接着传来一声清脆的嘶鸣，一匹白马如从天降，飘逸的马尾巴拖曳着一道白光，纵身跃入巨浪滔天的西拉木伦河里……

娜布其玛慌不择路，奔跑在瓢泼的暴雨当中，四处寻找朵兰。

“朵兰——朵兰——”她的呼喊声随即被河水的咆哮声淹没，微弱的余音犹如从天边传来的一声悲鸣。

平时宛若银色哈达的西拉木伦河，现在已经分不清哪里是岸，哪里是河了。娜布其玛只能根据地形和水流，勉强辨认河岸，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生怕掉进漩涡。

忽然，她隐约听见远处有几声犬吠，透过雨幕艰难传来！

“啊，是四眼儿黑狗！”

娜布其玛顺着犬吠声传来的方向，径直朝西拉木伦河边跑去。

又是一道闪电划过天空，娜布其玛似乎在梦中，隐约看见一匹白马在奔腾的河水里托着一个女人，拼命朝岸边游过来！没错，是朵兰！娜布其玛跌跌撞撞，急忙迎面跑过去。

雷鸣伴着闪电，河面上又一道巨浪袭来。娜布其玛不知是自己跑过来的，还是被大浪抛到岸边的，恰巧赶到了白马旁边，她赶紧抱住浪花中一沉一浮的朵兰，接着她似乎又看见白马在眼前闪了一下，不见了……

娜布其玛从朵兰的身后紧紧抱着她，艰难地将她拖到河岸边的沙冈半坡上，接着又使出浑身力气，把毫无知觉的朵兰拖到沙冈顶上。

河面上翻滚的洪水，依旧哗哗地咆哮着，发出令人恐惧的浪涛声。

“朵兰，朵兰……”

娜布其玛抱着躺在沙冈上昏迷不醒的朵兰，拼命呼喊。她吃力地翻转朵兰的身子，让她脸朝下，使劲拍打、挤压着她背部。她的努力渐渐奏效了，朵兰开始一口一口吐出混浊的黄水，她似乎还看见朵兰

的鼻子在微微翕动。

忽然，哇哇的婴儿啼哭声犹如天籁之音，划破苍穹，回荡在她耳边。

“朵兰，朵兰，睁开眼睛！你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啊……”娜布其玛怀里抱着婴儿，跪在朵兰身边，用沙哑颤抖的声音哭喊着……

朵兰似乎醒了，似乎是被婴儿的啼哭声唤醒了……

四眼儿黑狗蹲在女主人身旁，轻轻发出安详的汪汪声。

## 二

蒙克巴图离开家，已经三天了。

他骑着一匹枣红马，似乎毫无目标地奔走在看不到边际的茫茫草原上。他一身灰色的蒙古袍，歪着屁股压在马鞍上，显得魁梧、健壮，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典型的蒙古汉子。他任凭胯下的走马在原野上风驰电掣，既不加鞭子，也不勒缰绳，仿佛是要让他的骏马驮着自己去它想去的地方。此刻，他有些心事重重，依然沉浸在三天前黎明时的那个梦境当中……

这几天，蒙克巴图也不知怎么啦，心里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整夜睡不着。三天前黎明时，他迷迷糊糊睡着了，梦见了他的阿爸。阿爸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坐在他的身边，用慈祥的目光望着他，说：“我的儿子啊，把咱家那匹雪白马找回来吧。你可知道，悲伤的泪水已经蒙住了它的双眼，震天的炮声已经震聋了它的耳朵，再不要让它孤独地游荡在异乡的土地上啊……”他阿爸说完这句话，无声无息地从他身边离开了……

那天清晨，蒙克巴图是在半梦半醒中走出家门的，不知自己是怎么穿上衣袍，怎么走出蒙古包，又怎么跨上马背离开家的。现在他只记得自己在迷迷糊糊中从家里走出来，又在懵懵懂懂中跨上坐骑，然后奔向晨雾蒙蒙的原野。

蒙克巴图信马由缰，又走了一天。直到日落的时候，他也没有看

到一户人家，只好在野外露宿了。

草原的夜晚格外宁静。

蒙克巴图枕着马鞍，躺在沙冈坡上柔软的草地上，望着天幕上闪烁的星星，心里想着萨满大师常说的那句话，人的灵魂是永不泯灭的，每个人的灵魂都有着各自的星座。他明白了，这布满星星的天幕，就是一个灵魂的世界，有无数个灵魂栖息在那里。他不由想起了自己的阿爸，目光紧盯着闪闪的夜空，慢慢移动，仿佛要从这浩瀚的星空当中辨认、寻找属于自己阿爸的那个星座。虽说他的阿爸早早离开了人间，可他童年的记忆里深深铭刻着阿爸的模样，心中常常为自己的阿爸感到骄傲，就像所有蒙古人的子孙一样，父亲永远是他眼里最耀眼的那颗星星！

人们传说，蒙克巴图的祖先创造了蒙古草原上的第一把潮尔<sup>①</sup>琴，随之也就诞生了他们这个潮尔沁<sup>②</sup>世家。不知过了多少代，蒙克巴图的曾祖父曾祖母那一代以后，潮尔沁家族子孙的血脉里又有了黄金家族高贵的基因。相传，当年科尔沁蒙古部左翼首领在草原上打猎时，遇见了一户牧人家像鲜花一样美丽的姑娘，便娶了她，成了他的又一个夫人。他的这位小夫人生了一个女儿，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也像她的母亲当年那样楚楚动人。一天，邻近部落的首领来到左翼首领的营地做客，恰好见到了首领的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一心想给他的儿子娶这个姑娘为妻，左翼首领也答应了。可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首领的这个女儿却跟着一个拉潮尔的小伙子偷偷跑了，跑得无踪无影。不知过了多少天，人们发现左翼首领的女儿跟随相爱的小伙子跑到西拉木伦河畔，搭起了一顶蒙古包，过上了普通牧人家的生活。首领见自己的女儿已经怀上了这个潮尔沁的孩子，也就只好默认了。他从自己的领地里划出一片草原，又给了一些牲畜，作为女儿的陪嫁，让他们自己过日子。这个潮尔沁小伙子就是蒙克巴图的曾祖父。从那以后，潮尔沁家族驻牧于西拉木伦河北岸左翼首领分封的这片领地上，还有跟随

---

① 潮尔：蒙古高原上流行的古代乐器名称。也有民间艺术家认为，潮尔乃马头琴的前身。

② 潮尔沁：潮尔琴手。